

第二回 丘宜公魚龍莫辨 江信生貓鼠同眠

南國鶯花今更美，東風吹徹垂楊縷。驚眸萬卉縱爭妍，終古不磨情字耳。吳兒吳女多遷次，一樣風流真絕世。天公難道竟無情，不使玉人成一處？

右調《玉樓春》

話說前朝，蘇州府城內柏梁橋，有一大姓，姓江，名淵，字啟源，是個府學秀才。當初原是徽州戶籍，遷在蘇城已有十數代了。到了江啟源這一代，家事雖有二三千金，祇是艱於子嗣，自從娶了陸氏夫人，年近四旬，尚無一男半女。他夫妻兩人各處去燒香求子，直至四十一歲上始得一子。因在支硎山燒香回來懷娠，取名觀郎。生得眉清目秀，資性聰明，夫妻兩口愛如掌上明珠。六歲上邊，出不多幾個痘子。就獨延一位先生教他讀書，取名江潮，那江潮一教就會，講去就明，恰象讀過的一般。父母與先生歡喜不勝。到了十二歲，辭了這位先生，另請一個秀才與他開筆。江潮穎悟非常，破承開講，一揮而就，都是先生想不到的意思。先生大加稱賞，江啟源也暗暗喜歡，祇不在兒子面前過譽，祇恐小孩子家，長了他的志竟要自滿，學問反不能大進。到十四歲，就成錦繡文章。

先生對江啟源道：「令郎這樣筆力，異日定成大器。祇是小弟所學有限，他如今已是青出於藍了，若是學生再叨承乏，反誤了令郎學問。如今東翁須揀一位飽學的名士教他，方為有益。」江啟源道：「先生說哪裏話，小兒甫得成篇，皆賴先生教導之力，正要時聆訓教，點鐵成金，如何就說辭別起來？」先生再三不肯。江老口裏雖如此說，心下也要易師，祇作順水推船。

此時冬節已近，江老吩咐家中備了盛酌款待先生，殷殷勤勤，遞了先生的酒，當做謝師辭別筵席。停了一日，先生要歸，啟源封了束脩，兼備六盒盛禮，父子送先生直至舟次。先生下了船，江老就別去了。那江潮又立了半晌，直到那船望不見方纔回去，這是他師弟十分相得，聚首數載，時刻不離。在先生，久館思歸，臨別之時未必有依依顧戀之態；在江潮，平日仰賴先生訓誨，猶如至親骨肉一般，一旦分離，何等淒慘？又不敢向先生說，祇覺得眼淚汪汪。

看官，你道世間弟子待師之誼都是一般的麼？恐怕祇有一個江潮情厚了，還有學生怨著先生，做首詩道：

本是離籠鳥，翻成入檻猿。

幾時方離別，坐破此青氈。

又有一個伶俐的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待我做一首好的。」說道：

世間惡物死即沒，惟有先生死又出。

若要我們快活時，直等死了「掐不入」。

眾人齊聲問道：「甚麼叫做『掐不入』？」那學生道：「掐不入者，老也。」原來吳中的鄉談，父親叫做老官，匏瓜瓠子老了掐不入，就把來做稱呼父親的雅號。那學生子的意思，道先生死了一個又換一個，再死不盡的，不如老子死了，不請先生，我們方纔快活。這句話，是我耳朵裏親聽得的。這樣學生子也是師徒。如江潮這樣，世間絕少。

閑話休題。且說江潮，自從先生去後，終覺散淡了些。祇是那江老的相識甚多，那荐先生的荐書雪片也似的送來，江老一概不允。祇有自己素所信服的一個府學中廩生秀纔，姓丘，名隱，表字宜公，住在白蝠子巷，也是當時數一數二的名士，江啟源自己去拜了他，然後央個友人去說。那丘宜公見江家請他，學生一人，束脩不薄，滿心歡喜。外面假說道：「今年先是李閣老先生央人來聘，不期張閣老先生也來求聘，都說脩儀六十兩，節儀在外，學生因先應承了李府，未曾應允張府，為此兩家爭聘。我學生思忖起來：允了李老先生，恐張老先生見怪；允了張老先生，李老先生面上又覺欠情。因此兩家都辭了他，寧可自己少了幾兩束脩，也是小事。今既承江啟老盛情，學生情願比張、李二府少了二十兩，就了他罷！」

那人回去，與江老說知，江老大喜。隨即寫帖：「謹具聘金二兩、薄脯三十六金，按節奉上。」擇了正月十六吉日到館，就央這位朋友同了家人送去。丘先生受了聘金，留這位朋友與江便吃了一盞空茶，送了出門。到了十六日，江老吩咐，喚了一乘暖轎、兩個家人，到白蝠子巷，去請了丘相公來。那丘先生比了前邊的先生闊了一分，那江老也比舊先生加意一分了，少不得備酒接風。

過了幾日，先生見江潮文字有了六七分學力，倒有十二分的才情，也不消把經書講究了，祇把幾篇新時文講講。江潮先已透知脈理，先生大加讚賞，把江潮不當學生子看承，意似相資朋友看待，起他一個表字，叫做江信生。誰知江信生還是十五歲的孩子，筆路雖好，那孩氣未脫。前番先生是從幼兒管下他的，自然服服帖帖；那丘先生不但不加聲色，反與他嬉笑，朝夕信生長信生短，與他貓鼠同眠，才學雖比起先的略高了一分，功課一些也沒有了。江潮十分恭敬，比那前番先生的待法，大不相同。這叫做：

俗人念佛不信，和尚放屁有緣。

始覺認真無益，不如隨方逐圓。